

## 赴藏學法

師於學佛後，精勤博學，於漢地顯教各宗，靡不深究細學，而猶感不足。又曾閱北京雍和宮藏經目錄，知有密乘經論甚多，已發學密之心。受戒後，至重慶講經，擬東渡日本留學佛法。同戒果瑤師擬赴武昌佛學院進修，同往重慶，遇南京某學員謂曰：「西藏佛法極為豐富，漢地未譯者，藏地均有，漢地已譯而藏地缺如者甚少，故學法應至西藏。」師甚嚮往，並見報端大勇法師由日回國，稱日本密法遠不如西藏之殊勝，遂決意赴藏學密。並與瑤師相約偕往。時同戒永光、果蓉、傳品三師亦擬赴藏，而已先抵雅安。師即函請永師等稍待，與瑤師，經樂山、朝峨嵋，達雅安。五人會合，擬赴康定，因戰爭受阻，暫住雅安，由師為眾講經。後有巡思師加入。

一九二六年正月，起程赴打箭爐，中經大相嶺，設有工事，翻山即陳相令

部，該部旅長孫昂齋住漢源，師等不順路，未往晤，直達康定跑馬山。依止降巴格格，六人各譯法名。師號雲登嘉錯，意爲功德海。官方韓道尹，知師在內，又未見旅長，心生疑惑，不准久留，只許出關或返回。幸有居士相熟，得住聖寓廟，準備出關衣靴，約一月餘。廟中有外道，初擬收僧爲徒，後被師等念經禮懺威儀所化，多人皈依佛門。出關有南北二路，北路易行，南路艱險。而韓官強令南行。三月抵里塘，值巴塘西南鹽井縣少數民族抗稅路阻，即在里塘，請雜哇格西爲師，用因明書，預習藏文。未及半年，同行中四人前後返川。師爲永師一人講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，後有居士數人加入同聽。

時大勇法師在京辦佛教藏文學院，率學生廿餘人南下入藏，一九二六年十月抵康定，韓道尹受化皈依。師聞佛源法師圓寂，悲甚，擬歸，勇師勸阻，同往跑馬山依止降巴格格學藏文、《比丘戒》、《菩薩戒》、《密乘戒》、《菩提道次第論》、《俱舍論》等，並經灌頂，受度母等密法。師既學法，又爲居士講經，永師任維那。秋，藏文學院改組，共有大勇、大剛、能海、法尊、觀空、永光師等十七人。暫先留學語文，決定次春入藏。共發大願曰：「赴藏求法乃吾儕之志願，境愈困難，志愈堅定，縱令碎骨粉身，尙期來生滿願，何況

其他乎！」

一九二七年，師與永師到里塘那摩寺，依止降陽清丕仁波切學《六加行》、《朵馬儀軌》等。老格西以精進第一稱著，曾從拉薩禮大頭至五臺，十餘年始達，住十方堂禮大寶塔，若干年方返。師親近彼時，年已八十餘，所言皆一生經驗。師暇時又爲居士講《楞嚴經》。老喇嘛極贊拉薩佛法殊勝，謂師於漢地宏布法流必能起大作用。故勸師往，莫誤時機。師不捨，喇嘛借方便促行，並馳函康薩仁波切爲之先容，師方決意速往。於是年冬返蓉準備資糧，講經於大慈寺、文殊院。翌年正月，在昭覺寺舉行法會，居士供續藏一部，由永光師帶至康定。其先已由永師帶頻伽藏一部至康。師又赴重慶講經，籌集數千元，於四、五月轉回康定。時降陽仁波切已圓寂，贈師法語及法物等，師戴恩難忘。

師講經後，有慈青師等十餘青年僧隨永師至康定學法。師返康後，續講《楞嚴經》圓滿。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，師與永光、永輪、永嚴師四人，起程赴藏。餘人留康，二部藏經等全托商運，錢亦交商匯藏。

四人出發，隨帶口糧、糌巴、衣服、帳篷、茶葉、針線等。用背架飾爲藏

勇師，繼續前進。後勇師即圓寂於甘孜。旅途每晚撐帳篷過夜，燒茶吃糌巴。離康定三、四日，遇一背槍騎士，攜一空馬，立於半山路口，狀如盜匪，甚可疑懼。問自何來？曰那摩寺。其人則曰吾亦老喇嘛弟子也。眾乃喜。爲防不測，將新衣換路人舊衣而行。

行廿餘日，至大積寺，過此即屬藏界，有駐軍，阻漢人通過。只能回避鬧市及官守之處，或半夜早起而行。一次欲至金沙江邊，途遇一人，謂有捷徑，隨行一日，贈以布匹糌巴等，彼自先行，令師等隨後，不意此人取物而逃，早無蹤影。祇得邊走邊問，抵金沙江。

途中氣候懸殊，晴雨多變，雨則濕透，晴又晒乾，日常數次。晝熱夜冷，若更轉寒，勢必下雪，倍增艱辛。雪積七、八寸，一片茫茫，不辨道路與溝壑，溝中滿布棘刺，因靴前後底早穿，僅留中間片斷，雪地踐行，棘刺入足心，凍僵無感覺，午後轉暖，方知有刺。晚覓高燥處，上架帳篷，下墊毛毯，舒帶抽臂，先伏於地，後轉向上，令襟據下，衣背在上，蹠足而眠，方覺稍暖。衣即是被，別無褥蓋。以靴代枕，晨起靴凍，需鼓大勁，方能穿入，穿好即需前行，否則，久坐即易凍僵也。

若遇大山，一日不能過，須宿山上，因山頂太冷，則數人擠睡於一處，上蓋帳篷，晨起雪滿篷，雪大時蓬塌，盡壓於身上，須掃淨，方能行。河水結冰，須赤足涉冰而渡，雖牛馬亦畏寒不敢行。上岸時，泥石冰水粘遍腳底，因凍麻故，亦不覺痛，待稍坐，抹去冰石，再著靴前行。因赤足行久，腳底皮增厚，趾長肉甲，衣成膏油，虱滿全身。夜則猛獸四噓。或近旬不見人煙，需備足乾糧，各自背負而行。求法之苦難可具述，亦因諸苦，磨煉得力。昌都爲康定至拉薩之中點，自康定至昌都，行約二月。昌都至拉薩，因足力已強，一月即到。初一日一站，後一日可二站，雖遇奇苦，亦不思避，唯恐不達拉薩，或被發覺，遣返漢地。直至同年九月廿七日安抵拉薩，始大快慰。

到拉薩後，先朝大昭寺，隨即赴哲邦寺。該寺分四札倉（藏語，即寺內大區）：羅舍林、古母、登陽、阿巴札倉，前三學法相，後者學儀軌。每一札倉分諸康村（藏語，即區內基層），師等先住羅舍林札倉之甲冗康村。一般漢僧皆住此。初依一格西學法，其人不識上師宏願，多所求索，並限制求法，師欲退出，得眾僧支持，遂到古母札倉之瓦須彌村，親近康薩仁波切。

師曾自述：「初於跑馬山動身往拉薩時，請示於老格西，問能否得好師。」

老格西爲授記，必得善知識。到拉薩後，雖有依止善知識爲照料衣食，而學法之善知識，久未值遇。」

繼往古母札倉親近康薩仁波切，「初隨眾請傳真實名經，嗣後每遇喇嘛傳經必去。積久，與從喇嘛學之格西漸熟，始試請代呈欲求親近之意，姑試言之，初不敢存必能得請之期望，以喇嘛弘法利生之事極多，其親侄亦請他人教授，初學遠人，何敢期望見宮牆哉？殊料喇嘛慈悲欣然矜許，蓋憫漢人求法不易，特予方便，亦猶我等今日，見有洋人發心學者，不惜多方攝引也。既蒙聽許，同學超一法師先移榻古母札倉，某初心尙遲疑，後終亦同去。既去之後，隨意請法，：不知次第，：喇嘛有暇即喚去，不待半年，意中所求之法已悉傳畢，更不知從何問起。乃思如此學法，畢竟不成片段，始請喇嘛開示學修之途徑。喇嘛仁波切大笑，謂汝等亦有此問乎？令格西飭書賈印《現觀莊嚴論朗寫》（廣大解）。宗喀巴大師作《現觀莊嚴論》注釋有二種：一爲《經鬘》五十卷，一爲《廣大解》共三十卷，此即三十卷之本也。」教學中，仗喇嘛慈悲，多方譬解，每次令師先陳所見，然後詳爲講說。師自亦精進，短時沖破文字障礙，而得通達此大論也。

師遵依止法，依止康薩喇嘛，每日三次禮拜，每晨用壘遠道背水登樓，供喇嘛供水燒茶，晴雨寒暑無間，並作擦杯掃地等諸雜務。喇嘛欣喜，慈悲見教，不計時間，隨到隨教，由此所學既多且快。喇嘛住何處，師即隨住，喇嘛出外念經，師亦隨往。長隨五年，深得喇嘛顯密法要。所學顯法，以《現證莊嚴論》爲主，結合《般若》五會（即小品般若），兼及《入中論》、《俱舍》、《戒律》、《因明》，包括各派注疏宗要；密法則以《文殊大威德儀軌》爲主之四部密法，及灌頂開光等，獲得宗大師嫡傳二十八代之殊勝傳承。

一九三二年，二部藏經商運方到，喇嘛即付存羅舍林札倉。師因感財力不足，擬返川一行，經喇嘛許可，即取道印度回國。衣物經書，隨身背負，步行一月，始達印度。途中一次飢渴倒地，不省人事，遇一藏民，攜有水囊，供給飲料，師方醒悟，繼續前進。至菩提道場，行大禮拜，發願弘揚佛法，利益眾生，不意忽患吐瀉重疾，腹巨痛難忍，仍堅持禮拜不輟。數日，病益篤，自分不起，乃以康公所賜衣服，舍利等心愛法物、贈寺僧佛金師，通身放下，生死由他，萬般皆空，唯念師恩未報，如何得了。似於定中見一長老，形色異常，師前趨禮，彼問：「欲何求？」師答：「要弘揚佛法，利益眾生。」長老曰：

「汝敲鐘，我即來。」既而出定，頓覺身心輕安，重病若失，起見旭日臨窗，猶如隔世。乃急電上海劉湘辦事處長，匯去旅費，轉回上海。

此係隨永光法師親口所述之親身經歷。